

■陈平

《京剧大师奚啸伯》拍摄珍闻

为宣传河北文化名人,纪念京剧大师奚啸伯,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组织拍摄的电视片《京剧大师奚啸伯》,日前已在河北卫视、石家庄电视台相继播出。现摘取拍摄珍闻,以飨读者。

雅韵知音

五月的北京,春光明媚。为了解奚啸伯先生的艺术生涯,摄制组的编导陈平,石家庄日报社的王律在奚派再传弟子赵建中的引领下,寻访了奚啸伯的嫡传弟子欧阳中石。79岁高龄的欧阳中石先生,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后导师、著名书法家,15岁时拜奚啸伯为师,曾长期协助奚啸伯工作,对“奚派”艺术的完善有着重要的贡献。

谈起恩师奚啸伯,欧阳先生记忆犹新:“我们为什么能有这么长时期的接触,能绵绵不断的永久的有这样的感情,是因为他的艺术和他的为人。我们认识是在40年代,一开始和戏曲接触,接触到了许多的演员、专家,但我们的接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是在朋友家里,我们年轻人在前边唱,他在后面和主人说话,突然他出来了。他问我,你这是唱的什么?我就说唱的什么。他说:你知道这是谁唱的吗?我说是奚啸伯先生。你还会他的别的吗?我说会。你再唱一个,我又唱了一个,唱完了,他说:我教你吧。我心里很不踏实,心说:你是谁呀你教我,主人出来了说你真傻,快磕头吧,这是老师。这样我就很高兴的磕了头,他说,今天晚上我请客。把我算作他的弟子了,这种情况我是不敢想像的事情。”

伴随着欧阳先生的回忆,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岁月。

奚啸伯原名承恒,乳名“小白”,1910年12月11日,出生在北京一个贵族之家。他祖姓喜塔腊氏,属满族正白旗,祖父裕德、曾为清廷大学士,后入阁做过中堂。父亲照明,曾任清廷度支部员外郎,喜欢书法绘画和京剧。在他出生的第二年,清王朝覆灭,奚家也随之家道中落,全家靠变卖房产维生。

奚啸伯从七岁开始就在私塾念书,当时京剧兴盛,他常随

父亲一起观看堂会,从此喜欢上了京剧,把乳名“小白”,谐音叫“啸伯”,取高歌长啸之意。

京剧大师言菊朋与奚啸伯同是出身于清贵族,11岁那年,在一次聚会中,奚啸伯的一段清唱,博得了言菊朋的赞许。随后,奚啸伯正式拜言菊朋为师。

16岁,奚啸伯的父亲去世,家境更加窘困,他不得不放弃学业。为挑起养家的重担,曾一度在张学良的部队中当上士录事,以抄写公文为生。

这期间奚啸伯熟读史书,练习书法。除了向言菊朋学戏、研究音韵外,他还向吕正一、王荣山等京剧名票学戏,向人称“红豆馆主”的名票浦桐求教,并时常去票房与友人们切磋京剧,偶尔也粉墨登场。

19岁这年,他在天津的“春和戏院”演出,一鸣惊人。不料,这事竟引来了一场族议风波。

我们摄制组寻找到了——一张老剧照,照片中扮观音的是慈禧太后,扮韦驮的是李莲英、扮龙女的是深得慈禧喜爱的四格格,四格格是奚啸伯的九婶。

那个年代,人们常说戏子是贱业,被人们看成是下九流。奚啸伯的九婶四格格,听说他要当戏子,认为是大逆不道,非要进行族议。然而奚啸伯依然执着于所钟爱的京剧,在1929年,奚啸伯毅然由票友而“下海”,正式开始了他的演戏生涯。

欧阳先生还语重心长地说:“我老师在研究人的心理,研究人的感情上,细腻,不光是唱腔,表演,都是清新雅致,委婉细腻,最大的特点,儒雅。看他的戏,如对春风,叫人不着急,深入耳朵里,仔细想,领会在心里。他无论是对待学生,还是朋友,对待自己的家人,对待不认识的朋友他都一腔热血,很诚恳,对待谁都很坦诚,他的艺术他的为人人都值得人们尊重,人们怀念。”

在我们的采访拍摄中,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奚啸伯一生虚心好学,每到一处演出,他总要结识一些戏曲界的朋友,后来又扩展到文化界、学术界,和许多教授、作家、历史学家、画家、

医学家结成好友,使他无论从学识、思想、还是气质,都得到了极好的熏陶,在历史、文学、书法诸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欧阳先生告诉我说:“他之所以写这么好,是因为他小时候的基础,他读私塾是跟启功先生在一个书房里读书,曾经在书局里抄书,我们之间往来的信件,都是毛笔,正是因为有他小时候生活的坎坷,使他在艺术上,书法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当我们请欧阳先生为我们摄制组题词时,欧阳先生饱蘸深情地题写了:“祝电视片京剧大师奚啸伯拍摄成功。”

奚梅合作

金秋十月,我们摄制组再次来到北京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当我们拿出梅兰芳与奚啸伯先生合演《宝莲灯》的剧照时,梅葆玖先生兴致渐高。他说:“奚老师跟我的父亲梅兰芳远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同台合作,那时候我还小,在上海还有其他城市合作了不少场,《宝莲灯》是两个人珠联璧合的。从留下的像片来看,他们二位的合作从文化层次上来说,是很深厚的。奚先生给人的谈吐,一看就是个文化人,作为京剧演员,一定要有文化。”

1935年,奚啸伯加入梅兰芳剧团,成为人生中的重要转折,此后的两年间,奚啸伯一直跟梅兰芳唱二牌老生,演出于上海、宁波、天津、武汉、南京、香港等地。在梅兰芳的班社里,名角众多,一时间,奚啸伯的名气迅速提高,成为蜚声菊坛的名伶。

那时候,挂头牌,是演员的最高理想。为了能挑班,已跨入名角行列的奚啸伯,经梅兰芳指点,又拜李洪春为师。27岁那年,奚啸伯组织了自己的班社,取名为“忠信社”。

这时的奚啸伯进入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时期。融会贯通,博采众长,在与众多名家的合作中,奚啸伯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确立了表演以刻画人物见长,唱腔以曲折深沉取胜,自此,奚啸伯那清新雅致,声若洞箫的演唱,气质文静,感情深沉的表演,引起了广大观众的极大兴趣和喜爱。

在名角如云的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期,梨园界就有了马跳谭(谭)奚(奚)之说。把奚啸伯与马连良、谭富英并列起来。四十年代中期杨宝森的杨派崛起,形成了马、谭、奚、杨各具艺术特色的京剧老生流派,被人们美誉为中国京剧“四大须生”。

奚韵永传

爱好京剧的人们大多都知道京剧“四大名旦”,他们是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当时,不管是唱什么行当的演员,只要搭上了“四大名旦”的班,就会一登龙门,身价十倍。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奚啸伯曾搭入著名武生尚和玉、武生宗师杨小楼的班社,随后又搭入了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的班社,从此两位京剧大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经奚啸伯先生之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奚延宏的弟子杜

彦吉引荐,我们采访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尚长荣。

当我们拿出奚啸伯先生与尚小云先生当年的合影剧照,尚主席兴奋的说,“这是奚先生与先父在西安演出《御碑亭》的留影。”谈起奚先生,尚主席兴致勃勃:“奚先生与先父特别要好,特别有缘,有一次我父亲从南京演出完之后,坐轮船到上海,上船之后,正遇见石家庄专区京剧团,剧团的演员一看到我父亲,说你在船上,我们奚先生也在船上,热闹了,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在长江的轮船上碰面了,老哥俩一见面就聊个没完。”

尚主席满怀崇敬地给我们讲述了他难忘的记忆:“石家庄专区京剧团多次到西安演出,我有幸在西安看了他们的全部《失空斩》,看了延宏大哥的《将相和》,还看了奚四叔新排的名剧《满江红》,他演的是岳飞,延宏大哥演的是牛皋。有一天,我到五四剧场后台去看他,他也是刚起,在化妆室,那时候没有暖气,条件很差,有一个煤炉子,很旺,烤了两个包子,抹彩之前,他说:长荣,我不让你了,我先垫补垫补。我一看,这么大的角,就吃俩烤包子,所以,他生活上是非常随便的,舞台上那么精湛,一举一动都是对我们后人的一个激励。”

尚主席还讲了他看奚啸伯演《空城记》的感受:“我记得他演‘失空斩’,一打引子,就已经来彩了,我本是卧龙岗也调了,调的合情合理,而且有文采,这一点,作为后辈后来人,应该很好的向前辈学习。”

尚主席满怀深情说:“在纪念和缅怀奚先生的时候,我们后辈不仅要敬重前辈,更要深深的研究和学习前辈对艺术的忠诚、执着,更要领悟他的胆魄和勇气,我想,我们国粹艺术是永远不老,永远会焕发出他的青春,永远辉煌。”

尚主席为我们摄制组题写了“宏扬国粹,奚韵永传”八个大字。

情系石家庄

奚啸伯在艺术的巅峰时期来到了石家庄,他把毕生的艺术才华献给了石家庄这片热土,从此石家庄成为京剧奚派艺术的发源地。

50多年前,奚啸伯曾在位于石家庄中山路上的大众剧院演唱,受到了石家庄观众的热情欢迎,让石家庄的观众第一次领略到了一代京剧宗师的风采。他以石家庄专区京剧团为班底,成立了由奚啸伯为领衔主演的石家庄大众京剧一团。

奚啸伯是最早下乡演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到了石家庄以后,很快就下乡演出,跟着剧团,那时候就是坐卡车,唱席棚。

1957年,奚啸伯被错划“右派”离开了北京京剧四团,受石家庄地区京剧团的邀请,再次来到石家庄。石家庄人民接纳了他,第一批就摘掉了“右派”的帽子。

这期间,曾有人建议他再回北京发展,他说:我在困难时期是石家庄收留了我,如今,又给我摘了帽子,我怎么能说走

就走哪。

就这样,奚啸伯在石家庄定居下来,担任石家庄专区京剧团副团长、艺术委员会主任。

在石家庄,奚啸伯经过多年的精雕细琢,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用毕生心血积累了一整套发声吐字的演唱理论和方法。创造出了“错骨不离骨,以字定腔,以情行腔,赶板夺字,耍板,处理过门,运用气口”等演唱方法,开唱中有说、说中有唱,声中有情,声情并茂之先河,形成了他唱念清新典雅,表演文静深沉的奚派艺术风格。

1964年9月,奚啸伯被推选为河北省第三届政协委员。

洞箫雅韵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们来到了著名京剧演员,奚啸伯的儿媳杨玉娟的家中,杨玉娟是梅兰芳的弟子,50年代初,她在天津已是领衔主演,后加入石家庄市京剧团,地、市京剧团合并后任副团长,后与奚延宏结为夫妻。奚延宏从15岁开始学戏,一直跟随奚啸伯一生。是一位集编导演于一身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曾担任石家庄市京剧团团长,是文化部命名的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

杨玉娟介绍说:“我的老公公呀为人特别好,虽然说他是四大须生但一点架子没有,不管是小演员,大演员也好,都是平易近人。”

奚啸伯多次带领石家庄地区京剧团到上海、青岛、烟台、南京、武汉、西安、哈尔滨等各大城市演出,使石家庄京剧团在全国享有了极高的声誉。

在杨老师家中我们还见到了奚啸伯之孙,著名京剧演员奚中路。

奚中路13岁考入石家庄戏校,曾受到奚啸伯和奚延宏的精心点拨,现为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被誉为中国第一大武生,是梅兰芳金奖获得者。

说起爷爷奚啸伯,奚中路满怀激动:“我开始学戏,爷爷已经病了很多年了,后来身体见缓,在这之前,一直照顾爷爷,送饭。后来开始学戏了,很多东西就问爷爷,爷爷就说。那是样板戏,爷爷说,你唱唱,我听听,就唱提篮小卖拾煤渣;朝霞映在阳城湖上,爷爷就讲这个音应该怎么发,字应该怎么吐,什么是枣核型,然后他就唱。”

在石家庄奚啸伯还排演了《红云崖》《桥头镇》《剑桥河边》《白毛女》《八一风暴》《霓虹灯下的哨兵》等20多出现代京剧。是演出现代戏最早和最多的一位名家。

奚中路还给我们介绍了奚派唱腔在现代戏中的运用:“现代戏智取威虎山中,少建波‘我虽然劝他们,自己的心潮也难平’的拖腔中,仔细听这里就有奚派的风范,爷爷虽然擅长这一个音,在样板戏方面,也能够借鉴吸收。”

正当奚啸伯在艺术上继续攀登的时候,“十年浩劫”使奚啸伯身心受到严重迫害,被打成“反动艺术权威”,忧郁成疾,身患半身不遂。

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患病期间,奚啸伯始终坚信真理,表现出一位京剧大师的高风亮节。

奚中路还为我们讲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那时候刚学三岔口,有时候到家就念,‘今奉将令换征袍’,爷爷说,你念念,我听听,说这个韵味不够,那时还不明白,后来要彩排了,虽然剧团离家很近,爷爷说你化好妆到家来一趟,我说可以,那一天,爷爷就病故了。”1977年12月10日,奚啸伯在石家庄逝世。奚啸伯最终没能看到孙儿的彩排,成为奚中路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薪火相传

奚啸伯这位京剧大师离去了,但是奚派艺术并没有停止。1985年12月,奚啸伯诞辰75周年纪念大会在石家庄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奚派弟子和众多的京剧名家们相聚在一起,用奚派经典的唱段和演出来表达对奚啸伯这位京剧大师的敬慕和缅怀。此后,各种形式的奚派演出纪念活动层出不穷。

在纪念京剧表演艺术家奚延宏诞辰72周年名家演唱会中,我们摄制组采访了到会的京剧名家,谈起奚啸伯先生,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艺术指导、文职将军叶少兰告诉我说:“我父亲叶盛兰(叶派小生创始人)生前提到奚先生非常的敬佩,奚先生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奚先生特别敬业,他是一个研究家,他对待艺术非常执着。”

谈起奚先生创立的奚派艺术,叶少兰说:“我觉得奚先生很谦虚的继承了很多老生当中很多流派的元素,他研究比较为自己所有,又有一种新的创新和发挥。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要像奚先生一样,努力提高一个京剧演员的文化修养,像奚先生一样去分析剧本,理解剧本,体现剧本。”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中国京剧院一级演员耿其昌是河北衡水人,在上世纪80年代,耿其昌曾向欧阳中石先生学习排演了奚派名剧《白帝城》,他告诉我说“当时为什么排《白帝城》,因为奚先生是四大须生之一,他的唱非常有特点,非常古朴,典雅,自己有自己的特色,我挺喜欢,尤其是,他的闭口音的运用上,非常丰富独具匠心,独具特色。我虽然现在不唱奚派,但是我从奚派艺术里,吸收了很多营养。”

新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对我们说:“奚先生能够利用自己的长处,创造了自己的流派,到现在还能够流传,我真是对这一代人有一种由衷的敬佩,他们很有创造性,就这一点,我们都要向他们很好的学习,他创作了那么好的剧目,让后人学习,感谢奚先生。”

耿其昌和李维康夫妇还为我们题写了:“学习奚先生,继承创新精神。”

奚啸伯这位京剧大师为中国京剧艺术的探索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创造的“奚派”艺术,必将在中国京剧这精美艺术的传承中,闪烁着永久的光辉。

责任编辑/孟彦军